

运城珍宝馆

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：墨韵寄情 岁朝祈愿

□记者 薛丽娟

在传统绘画艺术长廊中，有一类画作以独特的寓意和深厚的内涵，深受百姓喜爱，这便是“岁朝图”。回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春节被称作“岁朝”，作为一岁之始，即农历正月初一。“岁朝图”顾名思义，是为庆贺“岁朝”所作，画家借画中物品的名称谐音、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，传递美好的新年祝福。

“岁朝图”一直是我国传统绘画题材里的经典画题。在往昔，新春佳节悬挂一幅寓意美好的“岁朝图”，是家家户户不可少的传统年俗之一，凝聚着中国人对新一年生活的向往与情感寄托。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，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，画家借助细腻的笔触与巧妙的构思，将新春的祥瑞与祝福凝固于绢本之上。

这幅清代绢本设色画，纵104厘米、横35厘米，是征集而来的艺术瑰宝。画作布局疏密得当，上部红梅与茶花相互映衬。红梅点点，含苞待放，于清冷冬日寓意生机，其傲雪凌霜之态，象征着坚韧品格；茶花娇艳，花瓣层层舒展，色彩温润，作为传统名花，代表富贵吉祥，为画面添了几分雍容华

贵。

画面下部，灵芝、柿子与百合静静摆放。灵芝自古被视为仙草，象征长寿安康，其形态奇特，宛如祥瑞化身，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祈盼；柿子圆润饱满，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，寓意事事如意，无论是鲜艳的色泽，还是丰硕的果实，都给人以富足、美满之感；百合洁白无瑕，“百”含百福俱臻之意，“合”象征团圆和谐，表达人们对阖家欢乐、幸福圆满的向往。这几样物品组合在一起，岁朝大吉、百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呼之欲出，尽显传统民俗文化的智慧。

画面左上角，画作者方薰在上自跋：“岁朝百事如意图。仿徐崇嗣法写于榆盎斋。兰坻方薰。”从题跋可知画作名称与创作地点，也能看出方薰对传统绘画技法的传承与致敬。他效仿徐崇嗣的没骨写生法，将花卉、蔬果、灵芝等描绘得栩栩如生，笔触细腻，设色典雅，尽显自然之美，却又不失神韵。

方薰，这位生于1736年、卒于1799年的清代画家，字兰坻，号兰士，浙江石门（今属桐乡）人。他才华横溢，绘画技艺全面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草虫样样精通，尤其擅长写

生。在当时，他与奚冈齐名，被时人称为“方奚”。其画作风格清新淡雅，注重对自然物象的细致观察与描绘，以展现出世间万物的神韵与生命力。此画作能出现在距离浙江千里之外的河东地区，足以证明人们对他画作的喜爱。

这幅画作不只是艺术创作，更是民俗文化的生动体现，反映出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新春佳节，人们悬挂在正厅，如同把美好的愿景迎进家中，为新的一年增添喜庆祥和。

方薰的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，让我们领略到清代绘画的精湛技艺，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更让我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，体会到古人对新年的美好期许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
出生时间：清代
尺寸：纵104厘米、横35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

文化小考

稷山玉壁城相关遗址称谓考

□安新明

玉壁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，摆下十里战场，设立吴壁、蒲壁等8个壁垒，是7千人打败10万人的守城之战。此文仅就古战场上尚存的遗址尸骨“坑”，做一深析研究。

玉壁古战场的前沿阵地遗址上已无万人杀戮的痕迹，但有一处明显的尸骨堆仍清晰可见。在东边的崖上，有一堆坐南朝北的万千尸骨形成的小崖咀，相传名为“万人坑”。虽说是坑，但它尤高，细看周围环境，它不应该是坑，而是土崖上面塌陷成的一个直径10多米的圆状堆形，白骨层层叠加，离深沟底还有数十米，是悬在崖顶的，让人看了十分心寒。

当时，死亡将士达7万人，如果扔到沟底坑里，那不就是为攻城的人马垫坡道吗，反而对方更容易往上攻了。

因此，这么多尸骨应该是垒起来的，并且是脱掉衣服垒的，因为双方打仗时冬天来临，衣服是稀缺的物资，是守城将士急需之装。现场尸体应该是交错码放，越垒越高。研究史料，这个应该叫“京观”。古代为炫耀武功、聚集敌尸、封土而成的高冢。明代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“筑为京观，以彰武功于万世”，以及史书载有“京观谓高丘也，观，阙型也”。古人杀贼，战捷陈尸，必筑京观，古之战场所在有之。依据这样的史记理说，稷山玉壁古城的尸垒应该不叫坑了，并且设在最高处让攻城的高欢将士看，以示战绩卓著震慑对方。

“京观”通常为土丘或土台，之后若干

年建成阌门（古代牌坊），兼具纪念碑与刑场功能。如燕国故都易县遗址，现存数十座“骷髅台”，以首级堆砌而成。晋楚郢之战（公元前597年）中，楚国首次提出筑京观，但楚庄王以“止戈为武”理念拒绝，成为儒家推崇的仁德典范。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失败，高句丽将隋军尸骨筑京观，唐太宗东征时曾下令拆毁并收殓遗骸。

“京观”有炫耀武力、震慑与惩戒等作用。胜利的一方将敌军尸体堆成丘，形成视觉冲击，彰显战功，也因此“京观”被视为对敌方的极端警告。楚庄王提到“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”，即通过封尸示惩，震慑潜在反抗者。北魏拓跋珪在参合陂之战后屠杀四五万燕军并筑京观，亦为震慑后燕。

“京观”还有羞辱战败方之意，将尸体封土成家，既是对敌方士兵的践踏，也是对其家属的侮辱。例如西秦赫连勃勃击败南凉后，积尸封土为“骷髅台”。

“京观”被视为野蛮行径，唐太宗、明太祖等均曾下令清理历代京观，改葬遗骸。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唐太宗诏令：“诸州有京观处，无问新旧，宜悉削，深埋之。”

“京观”多以“六”为度量单位，如《汉书》记载王莽所筑京观“方六丈，高六尺”，顶部立旗标明“反虏逆鲸鲵”。隋末浅水原之战中，薛举亦按此规制筑京观。一般的尸骨“冢”，是以六计算的长宽高，或六尺，或六丈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稷山县玉壁古战遗址里“万人坑”的表述不太准确，应为“万尸冢”京观为好。

文化茶座

最是编辑胜读书

□朱金华

我的编辑团队人手不多，聘请的校对老师体谅办刊不易，帮忙不收费，这倒叫我难为情。毕竟，校对是个苦差事，版权页上又不署名字，这种埋头干活不计得失的胸襟，没有点奉献精神还真做不来。

总在琐碎的俗事里忙碌，多么渴望有一片静谧天地，去品味读书的乐趣。打小养成读书习惯，从初始似懂非懂的半白话文“三言二拍”，到线装本金圣叹批注《三国演义》，再到前几年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还有近几年陆陆续续阅读的当代作家作品，给予我枯燥生活以滋润。随着年岁增长，加上惰性作祟，逐渐淡漠了阅读，好在不曾厌倦读书，时不时在尘封书橱里找寻令我亢奋的购买初心……

我读书习惯于字斟句酌，从不一目十行，兴许缘于大脑笨拙之故吧，生怕漏掉精彩。如今，我把期刊校对看作阅读，让其成为获取知识的途径。阅读仔细的习惯正好派上用场，只是相较于读书，要仔细再仔细，校对是阅读的放大镜。身为编辑，我不敢妄称是文字的园艺师，更不敢自诩匠心独运，之前也一再叮嘱校对老师，只校正错别字、标点符号、修辞等问题，感觉作品不够分量，宁可整篇拿掉，也不要自作主张改动人家的作品，这是对作者的尊重，因为每个作者语言习惯、表达方式不尽相同，才构成作品的独特性。倘若编辑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擅自改动文稿，一本杂志千篇一面，这样的期刊反而是作者、读者所不愿看到的。在阅稿过程中，我很欣赏拙朴率真的写作语言，触动内心的恰是这些作品，在脑际里印象深刻，总是不自觉地在邮箱众多的来稿中找寻此类作品……

编辑过程，就像是在时间的河流中淘金，筛选出那些能够触动人心、

启迪智慧的珍宝，让其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，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。校对，是在字里行间布施的苦行僧，以严谨的态度，确保每一个字符准确无误、每一句话流畅通顺。在校对的世界里，没有“差不多”，只有“完美”。校对，看似枯燥，实则充满挑战，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，更要有对文字近乎苛刻的敏感与尊重。正是有了校对的细致入微，那些原汁原味的佳作，才得以让读者跨越时空，与作者进行心灵的触碰。

在我的观念里，翻开一本书，像是推开一扇窗，让心灵得以自由飞翔于想象之中。阅读过程，既是旁观者，也是参与者，随着故事的起伏跌宕，体验不同的人生哲理，感悟世界的多样。阅读，让心灵得以滋养，视野得以拓宽，枯燥的生活因这份精神的富足变得丰富多彩。

校对“拙朴率真”的文字，何尝不是在校正自己被世俗磨蚀的心，让我重拾起阅读的快乐。忙碌之余，渐渐放慢脚步，拾起书本，细细品味这份独特的乐趣。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，不仅内心得到平静抑或升华，更让我在平凡的生活中，发现不平凡的意义。

我保留着红墨水批注的习惯。那些酒染纸背的印记，是编辑与作者穿越时空的密语。校异同易，校是非难，在这字句的方寸战场，以敬畏之心、谦卑为怀，守护着每个灵魂独特的纹路。凌晨台灯下，校对的红笔悬停在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抉择深渊，字迹将干之时，窗外的小雨还在淅沥，车轱辘碾过路面水洼，发出“哗啦”声响。或许某一天，当读者翻开期刊，指尖抚过一处不起眼的逗号时，听见两个素未谋面之人，隔着油墨清香在时光深处的会心一笑。

编辑文稿，雕琢文字；阅读书籍，对话心灵。我把编辑与读书融入生活，生命的每一刻，充盈书香、诗意……

苑咀华

七律·春赋

□孔春枝

登上河堤抬望眼，
欲观桃苑看香帘。
春风杨柳花枝俏，

晓露园林云气沾。
紫燕飞归楼阁院，
黄莺啼过草堂檐。
旭光初照山川美，
极目远瞻佳致瞻。